

SHUJUAN-ZUOPINJI



天堂无门。②

TIANTANG WUMEN

爱是什么？是永恒？是永恒？还是你我都无法承受的脆弱？人生是什么？是苦难？是快乐？还是你我都无法逃脱的命运？

舒娟/著/



作家出版社

舒涓作品精选

天堂无门

(二)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第十四章

1

春天的花，秋天的月，夏天的风，冬天的雪，在季节的轮回中用不同的眼光看透人心，以自己的方式演绎世情。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戏中的戏子为别人的离合悲欢落泪，看戏的人因为戏子的眼泪而伤心。戏里戏外，迷惘的是人心，苦恼的是自己，哭泣的是爱情。

我冷不丁地问正在给我剥瓜子的云飞：“你和小柔怎么样了？”

云飞的手停了一下，随即又动了起来：“你认为呢？你认为我们现在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？”

我用剪刀小心地剪去发梢的分叉，慢吞吞地回答道：“我又不是你，我怎么知道？不过说实话，你们很般配。再说了，把小柔交付给你我很放心。”

“般配？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我还真不知道般配的人是什么样子的。”

“当然就是你和小柔那样的。男的有才有貌，女的才貌双全，难得的天作之合。”

“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。爱情讲究的不是般配，而是幸福美满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你们不合适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难道你不喜欢她？”

“不，我喜欢她，但是我对她爱不起来。”

“喜欢和爱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一直觉得爱情就像夏天的雷雨，来得猛，去得快。希望你提前作好准备，雷雨过后，一切都将不复存在。”

云飞把剥好的瓜子仁放进我的零食盒，说：“文斌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梦柔自然是我的妹妹，我从不曾对她有非分之想。所以，我们和以前一样，是好朋友。”

“混话！这怎么会是非分之想？你尚未婚配，她也待嫁，你们走到一起是天经地义的事。”

“话虽这么说，但是我的心早已不属于我自己了。一颗不属于我自己的心，怎么能容下一个不属于我的人。”

“不是吧？你还没有忘记那个你二十二岁就爱上的女孩子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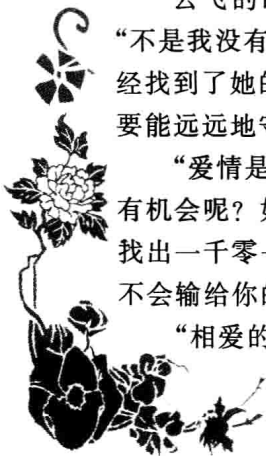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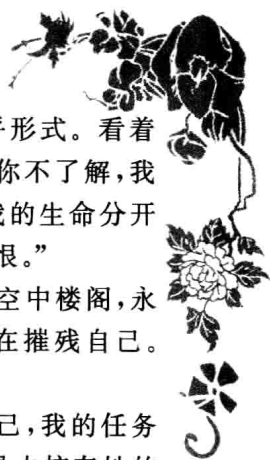
“既然她让你如此痴迷，你为什么不去找她？你不要对我说你没有向她表明心迹的勇气，否则，我会鄙视你。”

云飞的眼神复杂难辨，有迷茫，有渴望，也有挣扎。“不是我没有勇气，而是她没有给我机会。何况她现在已经找到了她的幸福，我不想去打扰她，让她徒增烦恼。只要能远远地守护她一辈子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“爱情是不可以谦让的。你没有试过，怎么就知道没有机会呢？如果她给了你一千句拒绝的托词，那么你就找出一千零一个爱她的理由。只要你不输给自己，你就不会输给你的对手。”

“相爱的人并不一定能相守，相守的并不一定就相





爱。爱情从来就是无章可循，也从来不在乎形式。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幸福，我也就满足了。可儿，你不了解，我对她的爱早已经溶入我的血液，再无法和我的生命分开了。就算她和别人在一起，我也不嫉妒不怨恨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柏拉图式的爱情如空中楼阁，永远都是无法实现的。你知道吗，你这样是在摧残自己。总有一天，你会崩溃的。”

“只要她开心，我就高兴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我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保护她，保护她的幸福，而不是去掠夺她的快乐。如果我的出现会打乱她的生活，我宁愿这样默默无声地守护她一生。伤心也好，痛苦也罢，我一个人承担就好。”

“其实，你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大度。如果你真的可以心无杂念地看她陪在别的男人身边，你就不会这么痛苦。要爱就爱的彻底，不爱就放爱一条生路，别在那个分水岭上缠杂不清。苦了自己，也苦了爱情，更苦了生命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我还没有炼成金刚不坏之身，所以我还有痛苦。我想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做到心无旁贷，为她天荒地老。”

“天荒地老？云飞，天若有情天亦老。你永远不要期望天会荒地会老，也永远不要相信海会枯石会烂。百年孤独，百年伤心，百年牵挂，百年思量，到头来不过是一把黄土，一院荒草。命运之缰在你的手里，命运的马车由你来驾驭，爱情也无法例外。不要等到错过了喝水的时候，才埋怨自己没有找到盛水的碗。永远不要给自己借口。”

“你不相信有至死不渝的爱情？”

“不是我不相信，而是没有事实让我相信。牛郎织

女，梁祝之恋，不过是世人对爱情的一种美好祝愿。就是因为世间的爱情太经不起磨练考验太让人失望，人们才编织一些美丽的故事来安慰自己向往的心，给自己一个继续梦下去，寻下去的理由。可最终他们都失败了，不是吗？我真的不希望你和他们一样，痴人说梦，自欺欺人。”

“也许，你又说对了，但是我依然没有办法让自己改变初衷。我爱她是爱定了，可我因她而苦，好像也是无法逃脱的宿命。”

看着云飞微锁的眉头，我骨碌碌转动眼珠，从旁边的挎包里取出一个古色古香、香烟盒大小的小匣子递到他手里，说：“在这座城市里，除了小宇，只有你们几个好朋友值得我依靠。你一直都非常照顾我，而我偏偏是一个很简单的人，不懂得怎么去揣摩别人安慰别人。我把它送给你，是希望你把所有的寂寞和悲伤都收起来，装在里面，然后你就是很充实很快乐的一个。所以，云飞，在你苦恼烦闷的时候，请记住你还有我，好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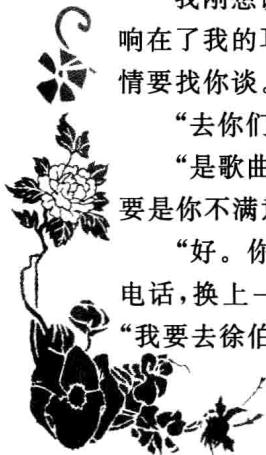
云飞小心地打开盒盖，然后慢慢地合上，看着我的眼睛慢慢地说：“可儿，有你，我不寂寞，更不悲伤。每一天，每一刻，我都觉得自己很快乐，很幸福。”

我刚想说话，我的手机响了。徐敏悦耳动听的声音响在了我的耳边：“可心，爸爸让你马上过来一趟，他有事情要找你谈。”

“去你们家？有什么事？”

“是歌曲的事。他写了几首曲子想让你过来试试音。要是你不满意的话他及时修改。”

“好。你告诉徐伯伯，说我马上过去。”说完，我挂断电话，换上一条淡紫色的碎花长裙，迅速系好排扣，说：“我要去徐伯伯家办点事情，很快就回来。”



“已经八点了，外面又起风了，要不要我开车送你？”
云飞把小匣子小心地揣进衣袋里，看了看表说。

“不用了。几公里的路程，我打车很快就到了。小宇回来后让他早点睡，不用等我。”说完，我拉开门匆匆走了出去。

云飞轻轻阖上了门。

如果说太阳下的栾城是一位典雅娴静的窈窕淑女，那么被星光和灯火点亮的栾城则是一个风骚入骨的妖艳少妇，举手投足之间，传递着风情。难怪有那么多人喜欢在夜里出来游荡，干一些不为人知的勾当。

我摇起挡风玻璃，不想再看街边卖弄风情的女子脸上隔夜的胭脂，而那振聋发聩的促销音乐也让我厌倦不堪。所幸，去徐敏家的路程并不远，很快我就站在她家的客厅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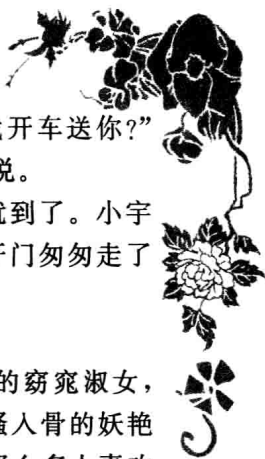
“徐敏，我每次来你们家都发现有新的变化，让我有种移步换景的感觉。真有你的，布置的巧妙而又别具匠心。”我看着墙上新添的壁画和门口的巴西木对厨房里的徐敏说，“徐伯伯呢？我怎么没看见他？”

徐敏端着两杯浓浓的橘子汁走了出来，说：“爸爸还没回来。他让我九点的时候打电话给你，但是我闲着太闷，所以就提前约你，让你过来和我聊聊天，你没意见吧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一边喝橘子汁一边欣赏壁画，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她闲聊。

一杯水下肚，一阵闲聊之后，浓浓的倦意向我袭来，我捂着嘴，不好意思地打了一个哈欠。

“怎么，你困了？可能是你的身体还没完全康复的缘故。要不你先到我的房间休息，爸爸回来了我叫你。”



我受宠若惊，连连推让。

“别见外吧。你和爸爸的关系那么好，我们又是朋友，你不用和我这么客气的。来吧！”说完，徐敏不由分说地拉起我的手走进了她的卧室，然后扭亮台灯，帮我铺好床，说道：“我先出去了，你安心休息，待会儿我叫你。”

我被动地点了点头，目送她转身离开。

房间里是一派浪漫柔和的粉红色，舒适安逸的陈设摆放得恰到好处。我无心感叹，困乏地倒在床上，准备睡觉。

台灯的光照在我的脸上，让我觉得极不舒服。我伸手去扭台灯底座的开关，灯下一只手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那是一只晶莹剔透的玉镯，泛着淡淡的紫光。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徐敏时她手腕上的那只镯子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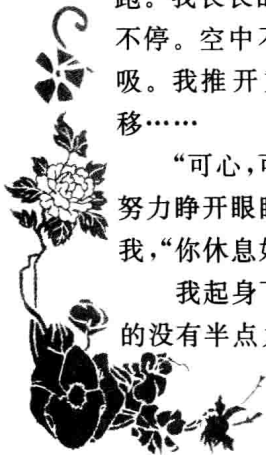
我轻轻放下手镯，关了灯，在心里叹了口气。两只大同小异的手镯，两种迥然不同的遭遇。不知道我的那只紫玉镯现在花落谁家。

浓浓的睡意似乎是一千斤闸，让我的眼皮再也无法与之相抗衡，只能听之任之沉沉睡去。

睡梦中，我是一头亡命天涯的羚羊，在莽莽森林中奔跑。我长长的犄角碰断了干枯的树枝，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。空中不断有重物落下，砸在我身上，让我无法呼吸。我推开重物想逃开，可双脚却如陷泥淖，寸步难移……

“可心，可心……”耳边传来一阵若隐若现的呼声，我努力睁开眼睛，看见徐敏正弯腰低头站在床边试图叫醒我，“你休息好了没有？爸爸回来了，他在客厅等你。”

我起身下床走进客厅，只觉得双脚如踩云端，虚飘飘的没有半点力气。怎么回事，该不是又犯病了吧？我暗





自责问自己。

徐辉看了看我干燥得开始起皮的嘴唇，倒了一杯水给我，关心地问：“你的脸色不太好，是没休息好，还是身体没有康复？要不要再睡一会儿？”

我乏力地靠在沙发上，半眯着眼说：“不用了，可能是因为上次失血过多的缘故，我很容易就觉得疲倦。不过没什么要紧的，过一阵子就没事了。对了徐伯伯，徐敏说您找我过来试音？”

“嗯。我最近写了几首新歌。既然你累了，我们改天再试好了。你身体才刚刚好，不适宜太劳累，今天就先回去休息吧。”

我无力地点了点头。

“已经九点过了，我送你一程，这样我比较放心。”说完，徐辉把一卷纸装进我的小背包，扶着我走到楼下，为我拦了一辆出租车。

凉风怡人，我的困乏被风一点一点驱走。

街道两旁的景物和来时一样，在黑夜里静默地矗立。

我刚掏出钥匙，门开了。云飞满脸焦急地站在我面前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歪着脑袋好奇地问。

“你可回来了！今晚我总觉得心神不宁，老担心你会出什么事。我打你的手机你又不接，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和小宇可就要去找你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让你为我担心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天特别困，在徐敏那里睡了一觉，所以没有听见手机响。”我揉了揉有点胀痛的太阳穴说。

正说着，蓝宇拿了本书走了出来，说：“姐，你不要紧吧？你坐下歇歇，我给你倒水去。”

我摇了摇头，看着他手里的代数课本开心地笑了：“这么晚了你还在看书？累不累？明天是礼拜六，今天晚上你早一点睡觉，养好精神，我明天带你出去玩一玩，放松一下。告诉姐姐，你想去哪里？”

蓝宇翻了翻手中的书说：“不用了，我还要做功课。我落下了很多课程，再不用功就会掉队的。既然我答应了你好好学习，就一定要学出个样子来，我不能让你的钱都打水漂。”

我摸了摸他稚气未脱的脸说：“说什么话！我们同根连枝，何分彼此？我说过，我让你去上学只是想让你多学点知识，绝无他想。你求上进，我自然很高兴，但也不能不顾身体。学习重要，身体同样重要。再说，适当的放松可以帮助你缓解大脑的压力，也是在帮助你学习。劳逸结合是很重要的，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。明天我准备带你去你最喜欢的迪吧，你去不去？”

蓝宇犹豫着没有表态。

云飞说：“小宇，盛情难却，你又怎么忍心推搪？”

“我去！姐姐万岁！我又解放了！”说完，蓝宇做了一个标准的劈叉动作，在屋子里转了个圈。

我被他的孩子气逗乐了，忍不住轻轻一笑。

云飞依旧远远地看着我，感受着我的快乐。

窗外月光皎洁，我的心在这繁华的夜景中格外平静。远离了喧嚣，褪尽了铅华，今夜，我是不施粉黛的月里嫦娥，等待红尘中另一颗真心的邀约。凌风，今夜好梦，梦中有我。





公园的长椅上，若兰边吃叶小带来的喜糖边发牢骚：“你结婚也不说一声，太不够意思了！你有没有把我们这些朋友放在眼里？过分！小心以后我们结婚也不通知你。”

我放了颗糖在嘴里，没有立即说话。

初为人妻的叶小更加秀美动人，她不愠不火地说：“你先别生气，听我慢慢给你说呀。李简的业务太忙，连和你们聚一聚的时间都没有，哪里有时间应酬？所以，我们就新事新办，简简单单地过了。他现在给文斌和云飞送喜糖去了，再顺便办点事情。你不要抱怨，喜糖没有少你的啊！别一见面就只顾抱怨我，说说你和文斌吧，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？”

若兰把糖果纸搓成小球，在桌子上拨来拨去：“结婚？我们？得了吧。我问过他几次，可每次他都虚与委蛇。说实话，我开始怀疑他真的另有所爱了。不然，他为什么总躲着我？好像我身上长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。”

“又乱说！文斌的为人我非常清楚，他绝对不是那种爱一个想一个，这山望着那山高的人，你别冤枉他。你是女人，为什么比男人还不懂浪漫？也许，人家是想给你一个惊喜也说不定。你啊，耐心一点行不行？”我看了看凉亭周圈的几对低声呢喃的情侣说。

若兰点点头，说：“你说得好像也有道理。那我就慢慢地、耐心地、不动声色地等吧。我倒要看看他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惊喜。可我只怕到时候是南柯一梦。”

我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为什么你就不说点吉利的话？真

是的……”

叶小用手扇着凉，嘴里嘎嘣嘎嘣咬着糖果，说：“可儿，明天你就要去试婚纱了，怎么也愁眉苦脸的？难道你不想嫁给凌风？那可是翩翩美男子哦，你不要还有一大群人在排队呢！”

“新娘上花轿之前总得装装样子，啼哭几声嘛！她表面上愁眉苦脸，其实暗地里是乐不可支。你不要在这里瞎掰，说些不吉利的话，小心凌风拆了你的骨头。”若兰笑嘻嘻不怀好意地说。

我浅浅一笑，心事重重地说：“说心里话，我真的不想这么快就结婚。有些事我还没有告诉他，我需要时间……”

我的话被凌风的声音打断了：“你的确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我。不过，时间对你来讲已经太多余了。”

“凌风！”我高兴地叫道，站起身向他走去。

凌风阴郁的神情把我脸上的欢笑赶得一干二净，我惊疑地问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！是不是中暑了？”我关切地把手伸向他的额头。

凌风挡开我伸向他的手，好像我的手上携带着致命的病毒。“可恶！事到如今你还跟我装蒜！”说完，他从牛仔褲里掏出一大叠照片，狠狠地摔在我面前。

我迷惑不解地看看他，伸手拿起了照片。只见照片上的我衣衫不整，和一个不着一缕的男子拥在一起，做出各种不堪入目的动作。我快速地看完照片，眼睛瞪成了铜铃：“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你还要问我？你还要装？蓝可心，你好下贱，好无耻！连这种苟合之事你也做得出来！算我凌风瞎了眼，还以为你冰清玉洁，不染尘俗，宝贝一样地呵护你。原



来，你根本就是水性杨花！”凌风并不理会我的质疑，口不择言地冲我大吼大叫。他充血的眼睛让他英俊的脸多了一份嚣张暴戾，像一头捕食的猛兽，随时准备把我吞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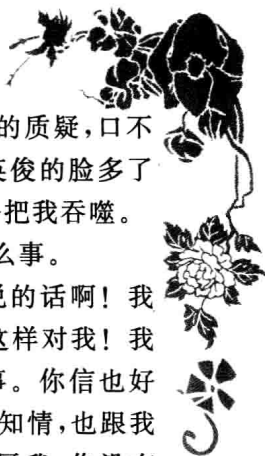
叶小和若兰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我为凌风的话惊骇不已，那不是他该说的话啊！我心痛地看着他，痛心地说：“凌风，你不可以这样对我！我蓝可心从来没有做过出卖自己，出卖你的事。你信也好不信也罢，我都要告诉你，这件事情，我毫不知情，也跟我无关！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，你不可以侮辱我，你没有这个权利！”

凌风抓过我手里的照片，一步一步把我逼到凉亭一角，挥舞着双手叫嚣不停：“和你无关？侮辱你？蓝小姐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！你千万不要告诉我，那上面光着身子的人不是你，是我凌风！蓝可心，我拜托你，不要再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来博得别人的怜惜，也不要你用你是无辜的废话来证明你根本就证明不了的清白和圣洁。你的伶牙俐齿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领教过了，你不需要再向我展示！听清楚没有，你不需要！”

我反手抓住背后的柱子，努力为自己辩白：“凌风，相信我！我没有骗你，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，你相信我！如果我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，如果我真的有愧于心，我怎么会这么坦然的和你相处？你用用脑子想一想，这不是我可以做得出来的事！你相信我！”

“相信你？哈哈……蓝小姐，你也太天真了吧！你还奢望我会相信你吗？那你要不要我原谅你，权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？我告诉你，这不可能！绝对不可能！蓝可心，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就算全世界的女



人都死光了，我凌风也不会娶一个恬不知耻的女人做妻子！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们订下的婚约，不再有效！从此以后，你我之间再无任何瓜葛！这些照片，你拿回去慢慢欣赏吧！”说罢，凌风扬手一挥，把手里的照片抛向空中，毫无眷顾地扬长而去。

照片晃晃悠悠，铺天盖地向我兜头罩了下来，散落在四周，龇牙咧嘴地讥讽我的无能为力。

“凌风！凌风！凌风……”我想抓住凌风，伸出手去，却满握了一把凄凉。扑倒在亭台的门柱上，我绝望地看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。

我一步一挨摇摇晃晃地走出凉亭，向着凌风远去的方向走去。那里有我的梦吗？没有。那里有我的爱吗？没有。那里有我的未来吗？没有。那里有什么？我不知道！我只觉得自己该向那个方向走，如此而已。

盛夏的中午，太阳特别毒辣，但我却感觉不到分毫热气。汗流浹背，冰凉透骨。阳光在我周围织成一张无形的网，而我是一只折翅的飞蛾，被粘在网中央，无法动弹，不能挣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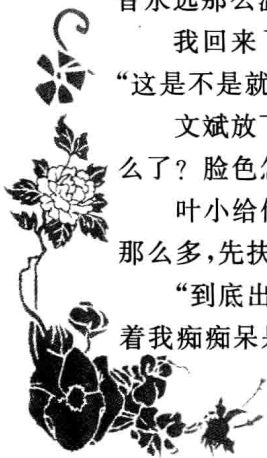
“可儿，你回来了。文斌和李简都在等你。”云飞的声音永远那么温和。

我回来了？我怎么回来了？我低下头，喃喃自语：“这是不是就叫老马识途？”

文斌放下手中的可乐，急步走到我面前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样差？”

叶小给他使了个眼色，说：“她有点不舒服。你别问那么多，先扶她坐下。”

“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你们快说，真急死人了！”文斌看着我痴痴呆呆的模样，急不可耐地问。





云飞默默地看着我，感受着我的忧伤。

蓝宇的脸上也阴云密布：“是不是凌风又欺负姐姐了？他欠揍！”

“凌风……凌风和她解除婚约了。”叶小低低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李简坐直了身子，郑重其事地看着她。

若兰迟疑地看着我，迟疑地拿出照片，迟疑地伸出手，迟疑着不知该给谁留。

文斌一把夺了过去，四个男人的脑袋凑在了一起。

没有人说话。

呼吸陡然变得小心翼翼，不去打破这份坚冰一样的沉默。只有墙上的钟依旧不慌不忙地走着，不理人世的瞬息万变。

“他不相信你？”文斌的话显得有些多余。

我机械地开口，说道：“我和他之间的信任感从一开始就有问题，不过这次我不怪他。任何一个男人遇上这种事，都难免会方寸大乱，何况是凌风……所以……所以我不怪他。等他火气消了之后，我会找他解释清楚的。你们不要为我担心，我很好。”

云飞自然地握住我的手，柔声说：“就是啊。大风大浪你都走过来了，这点事又算得了什么？振作一点！”

我抽出手，擦去脸上未干的泪痕，勇敢地笑了笑。

李简握住我没有一点温度的手，宽慰我说：“可儿，你是我最贴心也最看重的朋友，我信得过你的人格，你一定不会做这种事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件事背后肯定有阴谋。你把照片给我，让我帮你查查。只要你是清白的，我就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”

我紧紧抓住他的手，眼里燃烧着希冀之光：“你真的可以吗？你可以帮我吗？你可以还我清白吗？李简，我

以我母亲的名誉向你保证，我蓝可心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别人对不起自己的事。你相信我！”

李简点点头说：“我当然相信你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尽快给你答复。”

我像鸡啄米一样拼命点头。

云飞的眼里多了几分担忧。

窗外的阳光依旧火烧火燎地烘烤着大地，屋子里活脱脱的是个蒸笼。我把自己藏进被窝深处，感觉冬天已经提早来临了。





第十五章

1

更衣室里堆满了客人送给我的鲜花，它们在客人热切的问候里静静绽放，又在我忧郁的目光中悄然凋谢。来去匆匆，不留痕迹。

同事说我应该再开一个花店，让资源得以充分利用。

我一笑置之，把所有的赞美和鲜花都堆积在那个角落，不予理会。

披肩的长发失去了往日亮丽的光泽，破败如风中的柳枝。试衣镜里的我如一棵盐碱地里的蒿草，瘦弱憔悴。摸着自己失血的双颊，心痛如绞。凌风，为什么不肯见我？相爱一场，你真舍得如此对我？红颜未老恩先断，斜依熏笼坐到明。这种滋味，你可否明白？不是说要和我生生世世共婵娟，西窗剪烛话夜雨吗？为什么冬天还没有到来，你眼中的温情就已不见？难道，我们之间就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留恋吗？难道，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？

段飞把怀里的花放在屋角，拍拍手说：“可心，最近你的状态不太好，是不是有什么事？说给大哥听听，看能不能帮上你。”

我没有说话，只轻轻吸了吸鼻子，伸手拔掉发簪。头发散落到我的双肩，遮住了我满是泪痕的脸。